

咬文嚼字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年《咬文嚼字》合订本/《咬文嚼字》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2
ISBN 7-80646-483-2
I .2… II .咬… III .汉语 - 语法 - 分析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870 号

书 名：《咬文嚼字》合订本(2002)
编 者：《咬文嚼字》编辑部
出版发行：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绍兴路 74 号
邮 码：200020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n.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32
印 张：20.5
插 页：5
字 数：525,000
版 次：2003 年 2 月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2,000 册
书 号：ISBN 7-80646-483-2/H·109
定 价：28.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T：021-56628900

顾 问 张 斌 濮之珍
主 编 郝铭鉴
编 委 李玲璞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责任编辑 韩秀凤 黄安靖 唐让之
封面设计 宫 超
特约校读 王瑞祥 陈以鸿

序

胡明扬

前几年听说上海有一份新杂志,叫《咬文嚼字》,名气不小,而且敢于挑名家和大腕明星的错,在踏踏实实地做推广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具体工作,可惜在北京我始终没有看到过。我曾经以为《咬文嚼字》大概是专门找错别字的。这些年来错别字满街走,连公开的出版物和电视屏幕上也不断出现错别字,而且已经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因此我很赞成《咬文嚼字》出来清理清理语言文字领域的垃圾。

后来见到了《咬文嚼字》的合订本,我打开一看就放不下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发现我还是小看了《咬文嚼字》,其实《咬文嚼字》并不限于纠正错别字,而且还纠正出版物中出现的各种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方面的错误,有的文章还告诉读者很多在任何其他地方很难看到和查到的小知识。例如“这事儿黄了!”为什么说“黄了”?出处何在?(答案见该刊2001年第4期第25页)因为我平时就爱读一些杂书,特别喜欢读一些能长知识的杂书,所以《咬文嚼字》正对胃口,一读就爱不释手了。

1993年我曾代表国家语委到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检查社会用字，在南京一家大商场就看见“商场”的“场”字的右边戴上了一顶鸭舌帽，写得跟“伤兵”的“伤”字差不多，这就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字。一问，回答说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写的。我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场”字没有这种写法，肯定错了，应该改。后来改了没有不清楚，很可能没改，因为个把咬文嚼字的人说的话算什么！著名书法家还会写错吗？由此也可见《咬文嚼字》任重道远。

《咬文嚼字》涉及的实际上是反映作者文化素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限于文字本身规范和不规范。这样广义地来看待语言文字问题是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的。如果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家的公鸡下了蛋，老师不能因为这涉及知识问题，不是错别字而放过去不改。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同志看了红学家吴世昌给《人民日报》的意见信作出批示，要《人民日报》改进语言文字工作，而吴世昌同志提的两条意见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条是报上毫无根据地说葡萄酒是中国最早酿造的；另一条是报道一位针灸军医在自己身上试针时既扎了自己的子宫韧带，又扎了自己的前列腺，问这位军医究竟是男是女。为此，《人民日报》召开了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改进编校工作，提高报纸的语言文字水平。由此可见不能把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修养问题排斥在语言文字修养之外，《咬文嚼字》咬定这些问题完全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

前几年某电视剧中一位女士称别人的丈夫为“外子”，成了大笑话，而实际生活中由于不了解过去文人之间使用的称谓而又要附庸风雅使用，结果闹笑话的比比皆是。有一位比我小十几岁的学者从国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称我为某某“学兄”，我看了

别扭极了。我和他从无同学之谊，哪来的“学”？而特别是“学兄”，我不是他的学生，又比他年长，即使是同学，也得称一声“学长”，怎么那么放肆地称“兄”呢？因为过去只有师长称学生才称“兄”，如鲁迅一直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而同学之间，不论年纪大小，班级高低，一律称“学长”。这些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错误当然要避免和纠正。

《咬文嚼字》不仅批评了种种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识。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读起来很有兴趣。可是这样一份好杂志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很难看到，而很多文章恰恰又是批评生活在北京的作者的。我希望《咬文嚼字》加强发行工作，开门办杂志，不要关门办杂志，把好文章送到全国各个地方去，特别是应该做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的发行工作，例如北京。发展的地区要关注，发达的地区更要关注，因为发达地区的语文规范程度，对全国具有更大的影响。

2002年荣誉校对名录

赵春林	刘汉良	李和超	蔡静芬
沈铁强	辛南生	苗世杰	楚 兴
霍民志	王惠明	冯守钧	郑泽宇
韩谭保	倪晓乐	晁文胜	王中原
蒋正元	王笠晖	侯国清	高淑琴
骆梓宏	裴焕君	居茂文	高喜伟
孙家明	王兴宗	郭林吉	袁 方
高素芹	顾崖青	蔡维藩	李景祥
徐英安	赵风声	袁维国	劳德高
姜登榜	侯新民	赵国蓉	徐清白
贾伟民	李大新	刘先民	陈学明

感 动 (后记)

又是一年过去了。翻看十二期刊物，一个个镜头在眼前晃动，心头如春潮澎湃，难以平静。今年的“后记”，就以“感动”为题吧。

(一)

本刊每年都有一篇类似“新年致词”的文字。今年第一期发稿前夕，适逢中国期刊展揭幕，也许是患得患失吧，编者心头有一点失落感，在“致词”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尽管整篇文章故作洒脱，说什么“做着春天的梦”，其实自怨自艾的情绪早已流露无遗。

读者朋友显然发觉了这一点。就在这期刊物出版不久，一封封信向编辑部飞来，内容不约而同是来“开导”编者的。重庆的郑健安先生说：“谁说《咬文嚼字》是小草？在我的心目中，它至少已是一棵小树，蓬蓬勃勃，郁郁葱葱！我们感谢它带来的绿阴，坚信它一定能够茁壮成长，成为一棵参天大树……”长沙的马义文先生说：“小草不是挺可爱吗？大地没有小草，生命都会改变颜色的。而《咬文嚼字》这株小草，是长在我们心中的呀！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呵护它成长，让它在春风中摇曳，在阳光下歌唱，绿遍天涯海角！”

一本刊物“长”在读者的心中，还有比这更高的评价吗？读者和编者如此心心相印，身为编辑能不感到幸福和骄傲吗？面对这些善良的读者，我们深感欣慰，同时也意识到肩头的责任。为了

不负读者朋友的信任，我们愿意付出一切，无怨无悔。

(二)

今年5月，电子信箱收到一份邮件，是一位叫汪健平的先生发来的。他说自己当年从上海去了新疆，如今退休在广西北海。他的书架上立着1995—2000年度六本《咬文嚼字》合订本，都是年过八旬的父亲在上海买了寄给他的。去年刚寄出书不久，父亲便撒手西归。今年只能让七十多岁的母亲接手买合订本。她老人家本不知何为《咬文嚼字》，为了儿子，从静安寺一直走到原新华电影院，总算买到一本，谁知书是切斜了的，怎么看怎么别扭。汪先生想让人回沪度假时换本好书。

这份邮件，编辑部全体同人都读了，有的还读了几遍。汪先生的叙述朴实无华，我们读后却为之动容。这是一个用《咬文嚼字》串连起来的家庭亲情故事。我们感谢那位连续六年买《咬文嚼字》的父亲，感谢那位为了买《咬文嚼字》从静安寺一直走到原新华电影院的母亲。试想一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一本自己不知为何物的《咬文嚼字》，一连走了几站路，问遍一个个书摊，一家家书店，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啊！而这样的场面，是值得每一个出版人深长思之的。

不是吗？汪先生所在地北海买不到合订本，可见我们的发行还存在不少盲点；“母亲”好不容易觅到的一本，却是切斜了的，可见我们的印刷质量还存在问题。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如果我们不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怎么对得起这些读者呢？

(三)

本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取自来稿。很多作者，我们只知其名，从未谋面，甚至连他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道。本刊

始终坚持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中有一位作者名叫杨光，本刊采用过他不少来稿。我们知道他是位老师，从稿件可看出，他知识面很广，文字简练、老到，而且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今年6月，偶然获知杨老师患眼疾，几近失明，编辑部便去信慰问，祝他早日康复。谁知过后不久，一次收到了杨老师的八篇文章。他在附信中说：

“眼睛不好，晚上不再读书，不看电视。白天读点书，很慢，一本书反复读了三遍，我称之为‘反刍读书法’。得短文八篇，编校差错统计七纸。完稿，我感到很愉快，我还是有用啊！”

杨老师的八篇文章，每一篇都让我们感到沉甸甸的。他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众矢之的”的征文活动。这岂止是对本刊的支持，更表现出对语言规范的一种近乎痴迷的责任感。我们对这样的作者充满敬意。有这样的作者做后盾，我们对刊物的前途充满信心。在这里，本刊全体同人再一次对杨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过，还是希望他能遵从医嘱，好好休息，“风物长宜放眼量”，期待他能在痊愈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今年7月，本刊出了一次技术事故，电脑莫名其妙地删去了六篇文章的第一行文字。当我们发现这一情况时，刊物已全部发出。碰到这类情况，通常是在下期更正，但这样做似乎有点无视读者的利益，也有损刊物的形象。于是编辑部决定，宁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这期刊物全部重印。在重印本中，附了一封致读者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读者朋友：

你一连两次收到《咬》刊今年第7期，一定会感到奇怪吧。

事情是这样的：

本期刊物“众矢之的”一栏，共收有八篇文章，经过三次校对，排校差错均已改正，但在出最后一次清样时，电脑出现异常，其中六篇文章的第一行，均被莫名其妙地删去，封二的文字也出现类似情况，而有关人员未能及时发觉。

本期刊物发行的第一天，编辑部即接到读者电话，指出这一差错。对此，我们十分感动，又一次体会到了读者对我们的厚爱；同时又很痛心，深感自己的疏忽损害了刊物形象，对不起读者朋友。

本刊一向视维护读者利益为最高原则，坚持以质量取信于读者。刊物中出现的任何差错，我们都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决不讳疾忌医。一期刊物漏印六行，有些读者在电话中表示体谅，但我们自己觉得不能容忍，为此，决定本期刊物全部重印。我们宁可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决不敷衍读者朋友。

你手头有两本第7期，请保留第二本，而将前一本代为销毁。当然，也可以留作“纪念”，记住我们曾经出过的差错，更严格地监督我们的编辑工作。千万千万别把第一本刊物随意转送他人，扩大差错的影响。拜托，拜托！

《咬文嚼字》杂志社

2002年7月1日

重印本发行后，我们仍是忐忑不安，等待着读者的批评；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读者不仅以宽厚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失误，而且对我们改正错误的行为大加赞赏。

湖北钟祥市刘全中先生说：“当我收到第二本《咬》刊第7期时，我确实感到很纳闷：是不是邮递员搞错了？而当我看了致读者信后，我有一种喝了蜜的感觉，心里甜甜的、暖暖的，作为《咬》

刊的一名读者,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幸福。贵刊为漏印六行不足百字而重印整本刊物,这种舍财取信、视读者为上帝、视质量为生命的大义之举,在读者心中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广西支部生活杂志社副总编刘波说:“深为你们视读者利益为最高原则的精神所感动。我是贵刊的老读者。近年来贵刊一直是我社编辑人员人手一册的刊物,大家均感从贵刊中获益匪浅。同为出版工作者,我们知道刊物文字差错是难免的。本来,第7期的差错第8期更正,读者也能谅解。可是,贵刊却不惜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重印,由此可见贵刊坚持以质量取信于读者的竭诚之心。”

郑州禹树森先生说:“在你们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当我读到‘致读者信’中的‘对不起读者朋友’这一句时,我感到十分亲切,真正体会到编辑和读者是心连心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刊物,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不正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吗?‘致读者信’是刊物的形象大使,它随着绿色‘鸿雁’飞进千家万户,也让《咬文嚼字》和全国读者贴得更近。”

重印第7期也得到了新闻媒体的肯定,多家报纸就此事发表了评论。下面是发表于《光明日报》2002年8月29日的文章《为〈咬文嚼字〉喝彩》的全文:

光明日报社:

我是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又是一名多家报刊的通讯员和热心读者,自费订阅了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写作》、《咬文嚼字》在内的十多种报刊。

现在,我手头有两本2002年第7期《咬文嚼字》,第二本中附有一封《咬文嚼字》杂志社致读者信,大意是由于电脑出现异常,致使第一本《咬文嚼字》中有6篇文章漏印了第一行。按常规勘误

方式，他们可印制一份勘误表，或是重印一下有错误的那3页附在下期刊物中，向读者附上说明足矣。然而，他们重印了全册刊物，并附上一封致歉信。

我在读书看电视时，有一个习惯，每遇到错别字、错句，总要设法把它们“拈”出来，然后致信那家报刊、出版社或电视台，从邮资8分时就这样做，于今平信邮资变为8角，仍乐此不疲。然而，许多信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有时甚至还为这种善意的“挑刺儿”惹恼了个别编辑，连日后寄出的稿件也被“因人废文”。

从这次《咬文嚼字》重印期刊的举动中，我感悟良多，一是在当今“金钱至上”观念充斥书刊市场的情况下，《咬文嚼字》的行动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之举，无疑向人们奉送了一杯清心剂；二是周振甫、孙犁等老一辈编辑家“读者至上”的编德，得到弘扬和光大，起码是让《咬文嚼字》的广大读者感受了一次“德”和“诚”的深刻教育。由此想到，编辑虽是“做嫁衣者”，但应该实实在在地把“嫁衣”做好，做合身，不可缺漏针脚，不可敷衍了事。如果有了差错，不要因顾及面子而讳疾忌医。

读者 王波清

(五)

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不仅有鼓励，也有批评。《咬文嚼字》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诤友。真诚的批评意见，同样让我们感动。在办刊之初，我们就曾号召读者“向我开炮”，今天，这仍然贯穿于办刊思想之中。

有一批朋友，长期关注我们的刊物，每读一期，都要写下详细的校改意见。比如辽宁朝阳十五中的王中原老师便是其中的

一位。他的意见提得及时，而且认真，有些意见他反复查核资料，把办好《咬文嚼字》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再如大连科协的蔡维藩先生，他不是简单地指出编校方面的问题，而是逐题详加分析，每次提出的意见都是厚厚一沓，其态度之庄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有时他发现自己文稿中的疏漏，还郑重地来信更正。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是值得本刊同人学习的。

读者除了指出编校方面的疏漏，还关心刊物的文风。比如今年第8期《何人杀崔浩》一文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李先生读《魏书》时，可能对于帝王的庙号、年号及其世次等专门知识不太熟悉，也不屑于细究，便随意拉了个‘拓跋圭’来充数。”李先生即李国文。有位名叫宋娟的读者来信指出：“说李先生‘对于帝王的庙号、年号及其世次等专门知识不太熟悉’，这是应该的，它可以提醒李先生增强这方面的研究；但说李先生‘不屑于细究’，随意拉了个‘拓跋圭’来充数，则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写会让人留下‘李先生治学态度不端正’、‘缺乏历史知识’的印象，既是对李国文先生不尊重，也损害了《咬文嚼字》‘博学宽厚’的形象。”

真是语重心长！读着这样的批评，我们心悦诚服，而且心里也是“甜甜的、暖暖的”。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在新旧交替之际，我们决心保持和发扬《咬文嚼字》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办刊能力，使刊物质量更上一层楼，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出版100期和创刊10周年。

编者
2002年12月10日

《咬文嚼字》2002年第1—12期(总第85—96期)

总 目 录

(斜线后的数字,前为期数,后为页数)

序 胡明扬/1

卷 首 幽 默

- “出差”补贴 … 林宝铁 麦荣邦/1.1
应聘 顾 豪 麦荣邦/2.1
押赴刑场? … 何焕洪 麦荣邦/3.1
如此电报 … 赵百鸣 麦荣邦/4.1
黑店 余志科 麦荣邦/5.1
“封顶”? ... 白 丁 麦荣邦/6.1
“后腿”没干…丛仲隅 麦荣邦/7.1
“骨干”病房…吴 为 麦荣邦/8.1
“总裁”妙解…王 伟 麦荣邦/9.1
书店变“赌城” 戴传纲 麦荣邦/10.1
社会“闲杂”…过传忠 麦荣邦/11.1
“半路改嫁”…韩辉光 麦荣邦/12.1

特 稿

- 胡裕树的几件小事 … 张 斌/2.4
异形词整理三题 李行健/3.4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3.7

语 林 漫 步

- “错字风波”之我见 ... 楚 真/1.4
由“翀”字想到的 董 义/1.6
谁说只有三足“鼎” ... 金文明/2.6
分分合合说“的”“地” ... 魏 雨/2.9
“玩美女人”追议 尤 勤/4.4
体育用语趣谈 廖 华/4.6
维护教学语言的尊严 ... 谢 通/5.4
“痛并快乐着”随想 ... 黑浪花/5.5

三个月的“万岁”	魏承达	/5.5
从“邮差师傅”说起	孟 信	/5.6
话说“老弱病残……”	初崇实	/6.4
词语妙用二三例	刘 恒	/6.5
给“上下其手”留些空间		
	汪惠迪	/7.4
切忌望文生义	风晓扬	/7.6
如此“明白”谁明白	李海宁	/7.7
北京的“爷”	贾福林	/8.4
车站出口和天气预报		
	余双人	/8.5
从“丰富多采”说起	孟宪斌	/9.4
吕叔湘与“吕淑湘”	润 菲	/9.6
阿 Q 不再孤独	汪惠迪	/9.7
VS: 从球场到公堂	郑启五	/9.9
语言的亲和度	楚山孤	/10.4
“饭”字戏说	张 铭	/10.6
钱钟书高考数学得几分		
	若 木	/11.4
“小解”和“成人”		
——浅谈店名禁忌		
	尹 群	/11.5
怕看字幕	马善记	/11.7
由“性感”说到语言“跟风”		
	何令祖	/12.4
从“野尻眼镜”说到“土匪鸭”		
	路 仁	/12.6

众矢之的

编校质量擂台赛(一)

登台者:浙江文艺出版社《残雪散文》		/1.8
“午夜”和“三更”	董鸿毅	/1.8
何来“谷皮树”	张逸群	/1.9
“莞莫”考	汪明远	/1.9
《辩证唯物论》考	辛南生	/1.10
再谈“南辕北辙”	李 坚	/1.10
“达到……登峰造极”?		
	崔继锋	/1.11
“霜”的破绽	陆 祥	/1.11
尴尬的“从良”	吴沛智	/1.12
“笔者同志”质疑	苏志明	/1.13
编校差错统计表		/1.13
编校质量擂台赛(二)		
登台者:作家出版社《流动的短章》		
		/2.12
再说“光年”	胡 静	/2.12
宁戚是“放牛的”吗		
	封常曦	/2.13
雕像还是塑像	寇 尔	/2.13
“躬耕”不是“弓耕”		
	兰小棵	/2.14
莫把武王作文王		
	王 顺	/2.15
“勾兑”和“炮制”	陆 如	/2.15
商纣不能称皇帝	忻达理	/2.16
“岌岌可危的高帽”?		
	杨 光	/2.16
有关石林	李大新	/2.17
编校差错统计表		/2.17
编校质量擂台赛(三)		